

莊

子

通

庚桑楚第二十三

雜篇

雜篇者，零金剩玉，麗雜而出，其語非一端也。故其文不貫串要之，宗旨不異。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缺掌之爲使，居二年，畏壘大壤，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

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於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庚桑

史記作亢桑畏壘山名，知音智去上聲，挈苦結反，遠去聲，擁於勇反，腫音冢，灑素殄反，驚貌，幾音雞，夫音扶，下同，杓音標。

役徒也。庚桑氏，楚名，偏獨也。畫然，飾知挈然，矜仁去之遠之，不以爲僕妾也。擁腫，鞅掌，淳朴力作之

思壤，与作穰，孰也。電然，是其棄智而任愚也。日計

不足歲計有餘無近功而有遠得也尸祝社稷南  
面皆尊而事之之意不釋然不悅也言春生秋實  
天於人豈無德哉而天不知也吾聞之老聃至人  
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不知所往法天道也今以  
畏壘之民而竊竊偶語欲俎豆我於當世賢者之  
間我其杓之人邪吾恐其有媿於老聃之言故不  
釋然賢人指當時之所謂賢者而言杓之人言爲  
物標的之人也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鱣  
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夔狐爲之

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况畏  
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  
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罔罟之患吞舟之魚錫而失  
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  
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  
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辨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  
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  
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  
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爲盜日  
兀坏吾語女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閭其末存

千世之心。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

音大

扶下二同入尺曰尋，倍尋曰常，還音旋，鯁音飽，鯁音秋，六尺爲步，八尺曰仞，又四尺曰仞，藥音孽，西車之獸，犬吞車者，離去聲，陽音蕩，溢也，神音神，效上聲，知去聲，殺音弑，涼音裴，牆也，語去聲，女音汝。

弟子引言之意，謂小水小丘之間，以無巨魚巨獸爲之主，故鯁狐之屬爲妖孽矣。夫子苟不聽畏壘之請，則畏壘何所賴乎？堯舜不亂人之歸已也。夫子亦聽畏壘之歸矣，介獨也。二子指堯舜，辨猶說也。指堯舜之道也。言堯舜辭人自然之性，以爲治教之具，猶鑿破好壻而更植蓬蒿，以爲蔽也。舍簡易之道，而務猥瑣之方，如簡髮而櫛數米而炊也。

民之於利甚勤盜詐之端惟恐杜之不密况可自  
上而啓今舉賢任智則以察見微賤者爲明以智  
窮變詐者爲賢務儻忽之多端開奔競之側途是  
明教之以僞而永貽之以害也其端啓於堯舜而  
禍流於千萬世之後矣然則賢能善利之迹正至  
人所當深泯者有而不恃爲而不宰功成而不居  
使人日用而不知所以爲之此全生之人藏其身  
於深眇之道也

南榮趯蹙然正坐曰若趯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托  
以及此言邪漢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怨

營若此二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趯曰目之  
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  
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  
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問  
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趯曰全汝形抱汝生  
勿使汝思慮營營越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  
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蠟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  
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有不能者其才固  
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

越昌于反楚于六反長丁文反惡音烏聞去聲藿音  
霍蠟音獨伏扶又反



正坐跪也辟音譬言不異也均是心而不能聞道  
物豈間之邪達耳言未達於心也辭盡言吾之力  
堇止此矣又着曰字者言盡而復言也奔蜂細腰  
土蜂藿蠋豆中大蟲也土蜂祝螟蛉能祝小蟲不  
能祝大蟲也越雞小魯雞大

南榮越嬴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  
所來乎南榮越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皆來之衆也  
南榮越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  
越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  
曰一何謂也南榮越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

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  
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越之所患也願  
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  
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  
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  
入可憐哉南榮越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  
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灑濯孰哉鬱鬱乎然  
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韠者不可繁而捉將  
內捷內韠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捷外內韠者道德不  
能持而况放道而行者乎

羸音盈據也唯音偉知乎  
去聲睫音接目毛也規規

失神貌喪去聲得音傑揭竿求海言以短小之物求  
深大之域好惡俱去聲去上聲復扶又反灑洗同孰  
熟同津津溢也護音霍縛也捉補也捷音件閏也縵  
莫候反

聖人照機如鏡見越挾三言以來卽譏之云子何  
與人偕來之衆也禪伯常以此法照人上眼便見  
越未達老子之旨而驚顧其後恐真有多人來者  
老子曰子不解吾所謂乎越自知其暗劣不足以  
洞徹聖機於是慙歎而對曰今者吾失吾所對并  
失吾所問恍惚甚矣老子曰汝欲問何越曰道與  
世交喪久矣不加照察則人謂我專愚若加照察  
又有用智之害反愁我軀不加仁恩則害人若加

仁恩又乖保身之哲反愁我身不徇節義則傷彼  
若徇節義又當爲捐赴之事反傷我已若爲而可  
以兩全也蓋未遘于仁義智之三綱而又未超于  
得失之兩塗強欲以力而內外鞮捷故不免此患  
老子曰向吾見汝眉睫之間已知汝挾此三言而  
來矣今又言而實之若亡子失其父母揭竿木而  
索之茫茫大海中也汝欲反歸於汝性情而無由  
入可憐哉越請假館閒居痛自洗濯一番用功十  
日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以爲洗濯熟哉吾觀汝  
鬱鬱乎雖已加功尚津津乎諸漏未盡而有惡也

獲者繫縛之謂捷者開閉之謂繁多也繆綢繆也  
捉持也言今之學者用功大氏苦聲色貨利誘於  
外則緊將耳目手足束縛禁止外獲以却之顧物  
誘多端豈能一一而捉持必反而求之於內從心  
上用力關鎖以求拔本塞源之效及內境之中有  
七情六欲時時動作雖加繫縛如猿馬不定豈能  
綢繆而捉持又假借外面工夫仍去關防閉塞他  
庶幾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似此內外獲捷可謂無  
遺法矣顧太多政法而不謀用力愈勞而收効愈  
難雖欲依傍道德而行尚不能也况欲放任自在

優游於道德之場乎此非求道之法也

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越之間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能脩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嗑不嗔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規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曠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

經已

舍上聲脩音蕭侗音通嗥同平聲嗑音益喉也嗔於邁友嗔極無聲也規音以寄也捉也共

知字一也。臍瞬同音。變動也。委蛇音煨移。

里人問病，病者能自言其病，病猶未甚。蓋曉得病處，便好下藥。若越忘吾答，因失吾問，至於不知病之所在，則病甚矣。今者再聞大教，心益茫然。譬之飲藥加病，想吾於大道終無緣分。今止請攝身養命之法，少却吾病，庶不孤此生已。不知衛生亦須從大道中來，方是正門。始無藥病，故老子曰：汝欲聞衛生之經，我且問汝。汝能抱一乎？抱一者，不離性本也。能勿失乎？不須求得，只不失，便有相應處。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惠廻吉，從逆凶，如影響，何。

須叩鬼求神非絕攀援心者不能如此能止乎知  
足不屨知止不殆人只貪求不止故致災也能已  
乎善作不如善息有爲非難不爲實難也能舍諸  
人而求諸己乎未有身治而國家亂者廣成黃帝  
皆言脩身而已能儵然乎眇無停迹如憑虛御風  
而莫知其所止方可能侗然乎侗未成器之人也  
能兒子乎兒子終日號而喉不破任聲之自出而  
不由於喜怒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勞任手之  
自握而無所求無心而同德也終日視而目不動  
任眼之自視不偏滯於外物也任足之自行而不



知所往任體之所安而不知所爲以無心應物物  
波亦從而波此兒乎之所爲也以上皆衛生之常  
道汝須一一自問自答會則說會不會則說不會  
方有進步余嘗用此法真惕然汗聳然其緊要只  
抱一二字便盡從真性上用工便不用內外躡捷  
費許多頭緒

南榮越曰然則是至入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  
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夫  
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爲怪不相與爲謀不相  
與爲事條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

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  
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  
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夫音

扶樂音洛惡音烏

此一段尤難契悟。大是禪門作用。所謂不可以形  
色名聲得彼之情者。凡莊子中所記老子教機多  
如此類。莊子必有所本。不是杜撰得來的。於此見  
世間大導師自有過化存神之妙。南榮越曰。然則  
是至人之德已乎。蓋越平日所聞至人之德也。只  
此數句。今所聞適與之合。故其問如此。此問亦是

亦不是至人之德亦不出此但得之卽爲德未得卽爲藥執之卽爲病有此不同老子善點化且說未是尚早也此只是粗工夫如冰之方解凍之方釋渣滓痕迹不勝其多安得便湛然澄然而况乃曠然無物之境乎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與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爲怪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與天地同適與人物同熙而一無所庸其心是至人衛生之經也非汝所及也南榮越尚不解所謂以爲既是衛生之經又是至人之事豈不至矣乎老子又曰

未也只爲下塵不透徹費了老師多少口舌又不  
與他分割一句只將前說又誦一遍令渠自悟自  
入悟之卽爲道不悟卽爲藥悟之卽爲藥不悟卽  
爲病悟亦不難只在工夫純熟便得若不悟時雖  
說得天花亂墜只與之爲怪所以老子不容多談  
也常見虞齋註莊子几不了處便云不可言不可  
說只好意會贊歎一番便過了此殆未徹莊子之  
故道理必有着落何嘗不可言惟至人應機有不  
言者莊子中引老子語此法最多至於五千言中  
無此法矣卽佛書常言不可說而其宗旨的的有

在豈無說乎若書生讀書動以一道字一心字包  
括似有着落竟不可以通物成務又大無着落  
字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脩  
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  
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

心所居曰字心大定則慧光自顯既定生慧則與  
天同游人則見其爲人耳實天人也至此則向之  
所脩者今無所脩而有常心水到渠成岸及伐舍  
常清常明更不須脩矣有恒者人皆來保汝而依  
之爲家天亦將佑汝而助之以福人依之故謂之

天民天助之故謂之天子

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能即是有者天鈞敗之

道之小者夫婦可能其至者天地聖人不能故粗迹可學近事可行小物可辯而大道之精不能學不能行不能辯所謂學者學此不能學者也所謂行者行此不能行者也所謂辯者辯此不能辯者也故所謂知者無務知其所不知而止乎其所以知者乃為天下之真知也若欲師心任智務知其

無所奈何者天鈞敗之天鈞卽齊物論所謂和之  
以是非而休乎天鈞者務知則安能均安能休哉  
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  
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  
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內音納  
佛家謂衣曰蓋死屍食曰塞饑瘡此備物以將形  
不願豐也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此藏不  
虞以生心也無思爲也三千戒行八百威儀此敬  
中以達彼也所以游於人間也具此三者無往不  
可矣而儻不免於萬惡則天也非人也不足以亂

人之成不可以納於吾之靈臺使生退心靈臺者  
有所以奉持之而不知所以奉持亦不可以奉持  
者也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靈臺也時時勤拂  
拭莫使惹塵埃所以持也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  
臺不知所以持也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不可  
持也

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後而舍每更爲  
失當夫聲舍上聲

不誠無物動必舛錯惡乎當金屑雖貴在眼爲病  
雖有善業惡可不捨



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

開音開

明有王法幽有鬼神故君子晝卜諸妻子夜卜諸

夢寐獨行不愧影獨眠不愧枕皆從慎獨中來

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

費耗也賈音古凡爲首者曰魁焉能

音煙

參符契之類。各藏其半。合之以爲信者。務內學者。必求事之無愧於心。故不爲聲名之事。而常脩於潛伏之中。務外學者。志期乎應用而已。行乎無名者。彌中而彪外。其用自顯。志乎期費者。猶賈人百物皆居以待市。易又如人以立之。未長而強力以跂。人見其跂。則謂之魁然。其實眇小丈夫而已。與物終始者。身如太虛。量等天地。物咸入而容焉。與物苟且者。一身雖小。形迹不融。故無容於天地之中。身之不能容而焉能容人。不能容人則無親之者矣。有親則萬物一體。無非我者。無親則舉目盡

人誰爲我者券內券外其效相遠如此

兵莫憚於志。鎡鋸爲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憚音慘痛也。鎡音。莫鋸音耶。良劍名。

持其志亦無輕犯人之志。人間之寇所竊幾何。有高城深池。猶可以禦。惟陰陽之患。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深宮邃閣之內。不汝貫也。可無畏哉。非陰陽能爲汝賊。汝則自賊。天君泰然。諸寇屏息。凡外盜之來。無不自內盜啓之者。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

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

分如字惡烏路反

道無分雖有分復通爲一故其成於此者毀於彼者也成與毀復通爲一也奈何人心之有分也所惡乎人之分者爲其備也若分而不分如所謂論而不議議而不辯者則猶未備也何惡之有備亦何害而惡之哉所惡乎備者爲有以備也若儒必務爲儒墨必務爲墨多爲之說以求必勝故害道而可惡不然何惡之有故出生入死通而爲一者

也若一出而不反妄認血肉之軀爲已有而務所以生之彼自謂之人而不知此乃行屍走肉謂之鬼爾彼自謂之得而不知其所得者非得道乃得死爾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即使空諸所有而不能空其所空猶謂之滅而有實與鬼無異必也卽色卽空卽空卽色以有形者與無形者同然後齊一死生曠然安於泰定之境而謂之得道若有一毫未空皆得死者也非得道者也

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剝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字也有長而

今言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剽音飄。木也。

出生也。入死也。生從何來。死從何去。來處來去處去實無來無去。故曰出無本入無竅。見在有實而不可執以爲有實。芭蕉也。石火也。電光也。過去未來其時甚長而竟不知始於何歲卒於何歲無本無標如環而不已也。此言死生之常理。又言有一種人有出處無入處。此則謂之有實有實而與鬼何異哉。此爲世之盜元命而偷生者。詬也。上言入無竅而此云無竅卽無入之義也。吾所謂有實而

無乎處者在天地則謂之宇。四方上下曰宇。見在  
有宇而不知其安在何處。人身亦然。吾所謂有長  
而無本。剽者在天地則謂之宙。往古來今曰宙。見  
在有宙而不知其始於何時。終於何時。人之死生  
亦然。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日夜相代乎  
前。而不知其所萌。此之謂天門。一自然之變化而  
已。有所出而無竅者。仙家之類。逆天地之自然者  
也。今玄門中白謂之道。自謂之盜。佛家亦謂仙爲  
不了事。

天門者。無有也。若物出乎無。有不能以有爲。有必

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

承上言天門非有門門者出義天者自然義因其自然而出故謂之天門實無天門萬物之有生於無無則無矣故復無無聖人之所藏身者以此在儒則謂之洗心退藏於密謂之考終命謂之存順沒寧佛家止爲此一大事因緣請自無始以來本無此四大認賊爲子妄將四大六根爲實作種種業受種種苦萬劫輪迴不能解脫細參此六根五蘊從塵劫以來本無名相皆不可得一槩平等盡底掀翻萬緣頓息內外無餘一日功成行滿因地



一聲透出三界與虛空混爲一體究竟涅槃涅槃  
非死也生滅滅已寂滅爲樂無生無死之謂也莊  
子此二節字字符合陸子靜所謂四海有聖人出  
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其是之謂歟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  
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  
喪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  
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  
生死有無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  
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

惡音烏喪  
去聲死若

因上文而言古之人論死生說到一無字至矣盡矣其次一種則說有但反說說生是弱喪而不知歸死是歸家則分生死爲二其次一種則說始未生則無既而生則有俄而死又無做三段說以未生爲首生爲體死爲尻雖是三段只是一體此三說不同譬如楚之公族有稱昭景者有稱甲氏者稱昭景以見人所推戴之義稱甲氏以見王家分封之義其說非一也要之昭景卽甲氏甲氏卽昭景也三說雖殊同是無罣無碍齊一死生之義爾

昭氏景氏二族名甲者尊之之稱

有生黷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臄臄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爲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已爲質使人以爲已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用爲愚以徹爲名以窮爲辱移是今之人也是

蜩與鸞鳩同於同也

蜩音黠臄音毗牛百葉也臄音該足大指也大祭備物而設有

臄臄偃謂屏廁爲知去聲蜩音條鸞學同

有生聚氣耳黷疵也又曰釜底煙氣也日夜相代

於吾前而不知其所萌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  
而人顧披然分散稱移是者何哉移是者非人之  
所是而移之也未成乎心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  
是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  
頤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爾爾疲役而不知所  
歸可不哀邪吾嘗言移是非所宜言也雖然亦不  
可知也天運密移疇覺之哉既日夜相代於吾前  
矣豈不亦移哉若臘祭者方其祭時備陳牲牢雖  
脆胾細物亦不敢散至於祭訖則盡散而不留是  
未祭以不散爲是既祭以散爲是何常之有又如

觀室者既周其寢復周於廟至於便僻之偃亦往  
觀焉或淨或穢觀無定觀又以何者爲是何者爲  
非乎變化之恒理固然耳爲此而舉移是之說未  
爲不可顧今之所謂移是者但以無有爲有耳吾  
獨且奈何哉請試言今之移是是以生爲本一受  
其成形不亡以待盡也以知爲師隨其成心而師  
之也因以乘是非未成乎心而有是非也乘如筭  
法之乘相乘而不已也於是以無有爲有妄指天  
下功名富貴等爲果有之名實而因以身爲質質  
如質子之質又妄立仁義忠孝廉介等名使人以

爲已節而因捨死以惜節若然者以有用爲知以無用爲愚以通顯爲名以窮約爲辱是今人之移是也是同於蜩與鷺鳩之所同也豈知至人以無名爲名以無用爲用以無死生爲生以無是非爲知而不以有涯隨無涯也安用此移是爲哉

蹶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鷲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

辟金

蹶音輓女展反鷲音傲妾也嫗於禹反至知去聲辟音壁

蹶踏也踏市人之足必謝之以辭曰某放鷲無狀觸犯長者此禮也若蹶兄之足可若是辭乎方嫗

註子道卷之八  
十七  
僕撫摩辭有所不暇矣。又若踉大親之足，雖僂僕  
撫摩亦且不暇。咋舌欲死耳。此若無禮而實禮之  
直意。故曰至禮有不人言。若不近於人情，實人情  
也。以此推之，義有物制而至義，則不物知有謀慮  
而至知，則不謀。仁有親厚而至仁，則不親。信稱斷  
金而至信，則辟金。正言若反。

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  
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息六者，謬心也。惡欲  
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予知能六者，塞道也。  
此四六者，不盈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

則無爲而無不爲也

物梓同去上聲累古骨反寒  
聲惡鳥路反樂音洛予上聲知

去聲盪蕩同

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爲。爲之僞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睨音異治去聲

道出於德之上。故曰德之欽也。火生而有光。德生而有生。故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有性故謂之生。無性則人之質死矣。故曰生之質也。性感物而動。故有爲爲而流於僞。謂之失。爲爲而有爲者僞。



也知生於接亦生於謀故曰與接爲構又曰謀稽  
乎諛也若夫知之所不知者猶人之視也自小視  
大者不盡自大視小者不明雖視而能無不視乎  
知有所無奈何者亦如此動以不得已之謂德非  
有所動也故合於自然而謂之德動無非我之謂  
治天下之所以不治者皆動以人非以我也爲耳  
目口鼻所使而非以我也爲臣人婢妾所使而非  
以我也爲縱橫押闔所使而非以我也惟治以我  
之性而後謂之治矣夫治以爲人也而今曰我動  
以治事也而今曰不得已知以有知也而今曰不

知正言若反而實相順也。

弄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假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况吾天乎人乎

齊譽乎聲假音良惡音烏

去中

弄工乎射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于天而拙于人心與天合可謂工于天矣而不能隱其擅行使人無已從可不謂拙于人乎若工于天而良于人葆真混俗無乎不可者惟至人能之人無有不鑿其天者鑿其天故有愧於人之名也惟蟲能蟲

惟動能天循其性而無所繫未嘗求異于蟲故亦未嘗有乖乎天也若至人工乎天而佞乎人矣惡知有天亦惡知人之天夫人之天且不知矣而况知有吾之天吾之人乎佞善也

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

一雀適羿羿必得之羿之力能制雀也力之所制有限若以天下爲籠則無雀而不得矣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乃以

天下之好寵天下之人二賢有霸王之略而以霸王之度寵之故至也非其好雖欲寵之而不可得也是故貴寵之以大寵之以因也

介者侈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夫復謂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爲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惟合乎天和者爲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去聲

按音侈夫音扶復音服謂音習當

侈去也畫文采也胥靡罪人也復謂不餽未詳舊

註不餽者假貸之物乃服謂之而不還則忘人也  
詳文義似非或云不餽無交際也則服謂當是自  
爲之意別者棄去文采外毀譽也身爲刑餘豈復  
與章冕爭聲名哉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下  
金之子坐不垂堂胥靡則威尊命賤矣故登高亦  
不慄耳若夫復謂自適無人間交際之禮者在人  
倫之外者也故忘人忘人則棄人間事而可稱天  
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惟心有天和  
而不以人間之累爲累者能之雖出爲怒而未嘗  
有怒之形者則其怒出于不怒本無忿憤在我特

不得不怒而加以斧鉞也雖出於爲而未嘗有爲之形則其爲出於無爲本無經營在我特不得不爲而見之於章程也人欲靜莫如平氣氣平則喜怒不爽而意始寧人欲神莫如順心心順則內省不疚而神始王顧平氣順心尚是有爲之事非無爲也若欲當理則莫如緣於不得已而後起不得已而後起則怒出不怒爲出不爲始類於聖人之道

徐無鬼第二十四

雜篇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

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者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者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

汝勞去聲惟山林之勞平聲餘皆去聲下章同者音侍長丁丈反好惡並去聲擊音牽少上聲語相中喪

勞慰勞其辛苦也。人君享受踰分，又將滿嗜欲長好，惡則神明不許，性命病於內。若欲舍嗜欲黜好惡，則習慣難捨，耳目病於外。進退失據，故當爲山林之士所憐而勞之也。隋煬帝窮極奢欲，以至於病，或教以內視之法，少試之，遽忿然曰：「如此幽苦，雖久視何益，遂罷而出。」故人主而欲遂其性命之情，絕其耳目之好，尤難也。武侯超然不對，未必不悅，其言意亦悅之而不能從，故悵快耳。少焉無鬼說之，以相狗相馬，從閑論中寓真人語，蓋狗馬國



君之所好者，武侯又必精其說，無鬼從其所知而進之，以自牖之約，謂下品之狗惟貪一飽從其所獵之多寡而予之，以食饑尚可用飽則不可使矣。此狸德也，不足取也。中品之狗意氣豪高，常如遠望日然而思一奮也。上品之狗神定氣完，嗒焉似喪其親，如有痴如醉之狀。吾之相馬又優于相狗，彼馬件件整齊，形形合式者，是國馬非天下馬也。天下馬者，才德素成，不待聞習，神氣內斂而若無可觀，昏昏茫茫若郵若失，若喪其一似此之馬，初行亦不甚疾，二三十里之外，稍覺放步到百里。

以後蕭蕭乎如乘風逐電欲馭不能故千里可至也。諺言瞌睡馬咬韁，驟馬固以若御若喪爲佳爾。武侯聞之大笑。昔文侯冕而聽古樂，則恐臥聽鄭衛，則不知其倦，乃無鬼以任真守朴之意寓之於鄙俚之談，譬之於醫，則從治之法，蓋以機智勇辨行其真，故能使武侯欣然有會於心而不覺失笑也。

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

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  
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  
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  
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  
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有藜藿柱乎鼈鼈之  
逕踉位其空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而况乎昆弟親  
戚之聲歎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聲歎吾  
君之側乎說音稅並同歎音滑說若音悅相去聲夫  
音扶下同湖音基藿音羅鼈音生鼈音又  
逕徑同踉舊云與良同言良人也愚以為直當作踉  
跟之跟爲人行之義是音曾人行聲響輕頂反歎輕  
蓋反言笑意

金版六張秘識書名若是乎怪其拙術淺而收效  
深、流人之喻又最得物情去國之後必思其性之  
所好數日近別故見所知而喜旬月稍久矣故見  
頗識者而喜期年之後則見似其鄉人者亦喜矣  
豈非離家愈久而思人愈深乎夫迷人之失足於  
山谷中者但見獸蹄鳥跡之道亦理沒於藜藿野  
草之中凡人所行處皆空無人此時忽聞人之足  
聲安得不喜又况其人乃吾之昆弟親戚言笑於  
吾側喜又當何如也吾君之去真久矣滿耳目前  
非聲色妖冶之事卽攻伐縱橫之謀彼豈不厭聞

若說而樂親簡易之事反本歸源此正其時人未  
有以真人之言啓之者吾乘機而道之安得不相  
悅以解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芻粟厭葱韭  
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  
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  
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  
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  
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  
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

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  
所病之何也

華音序賓音損夫音扶下同乘音盛好惡並去聲

言久處山林今來豈欲干求滋味以養頹齡乎抑  
肯佐我爲理乎無鬼曰吾慣守淡泊不願滋味蓋  
爲君形罷神倦來相勞耳天地之養均一無二不  
爲人君而縱之使多不爲庶民而限之使少譬之  
登高居下特其所處不同不可以登高者爲長居  
下者爲短均是人耳今君爲萬乘之主而掎斂小  
人之財力以養其一身損不足而奉有餘違天地  
之平無論人心不服卽君身中神明其首肯乎何

則聰明正直之謂神其所好者和平所惡者姦私  
今君厲民以自養姦私甚矣於情爲姦於理爲病  
神肯許之乎神不許則喪亡無日吾故來勞君之  
形與神也且君之所以不與人同而樂爲此姦病  
之事者何也又發此問正欲得其病而藥之耳

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  
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  
之本也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  
爲仁義幾且僞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  
亦必無感創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錙壇之宮無

辨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  
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  
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脩胸中之誠以  
應天地之情而勿撓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  
偃兵哉

幾平聲譙音樵鑄音之夫音扶惡音烏下同  
脫音奪

誠僞二字是此段眼目言欲愛民欲偃兵豈不誠  
美事顧有心而爲之其流弊不可言何則僞故也  
天下惟無者無對待有則有對待有對待則愛民  
之反必且爲害民偃兵之反必且爲造兵理執相  
乘終不能成其愛民偃兵之事故美者惡之器也



凡形與形相生有仁義之形則僞仁義者必從而應之如漢宣帝之有王成司馬溫公之有蔡京緣其心露於外而人趨之故也縱使爲而有成人亦從而伐之如徐偃王宋王偃皆以仁義而亡國蓋名者天下之所必爭有實之名猶恐難副而况雜之以僞其爲物之所敗必矣天下事惟循常者可以相安于無事一有更始改革之事儻不如意必不能內守而外戰之不暇將前所爲仁義者姑舍是而移其心與人鬪不平之氣雖以仁義始不免以凶暴終矣此無他不誠故也真人則不然既有

意於民則一無事足矣民奚以愛爲而兵奚以偃  
爲爲君計者第毋興師動衆盛陳鶴列於麗譙之  
間勿多擁兵自衛列徒驥於錙壇之宮勿藏仁義  
以爲要人之計勿以智謀巧計攻戰之事而求勝  
人夫殺人之人民并人之土地以養吾身而快吾  
心假令一戰勝之亦內勞其五藏外駢民於鋒鏑  
得與亡孰病且不知勝之所在而况未必勝也君  
徒爲兼并計非爲仁義計耳必欲有以治國莫若  
脩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以多事撓之我  
欲愛而民愛我欲偃而兵偃民已脫死矣惡用夫

偃兵爲哉此真真人之言也論又甚徹漢文帝得此意故於禮樂則曰未遑於吳王不朝則以几杖賜匈奴入邊一營細柳而止真可謂脩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者矣鶴列陣兵也麗譙高樓也城上樓曰譙徒步兵驥馬兵鎚壇壇名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謂朋前馬昆闢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

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  
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贅病有長者教予曰若  
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  
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  
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  
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  
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  
首稱天師而退

隗音偉茨音慈寓音冉乘音盛謂音

習開音昏滑音骨稽音雞夫音扶少

而去聲贅茂務二音風眩貌長丁丈反痊七全反復  
扶又反去上聲

佛經開口便說如是小童只說如此以見天下道

理見見成成何待外求少時不解事游於囂塵六合之內遂感瞽眩之疾有長者教予以無事之法每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今予病少痊將遊於六合塵坌之外爲天下亦若此而可矣黃帝以爲未足而請益小童曰吾牧馬君牧民其理無二我豈能使馬肥以蕃哉馬自能肥以蕃獨有害馬之物馬不能除而待吾除之除之則馬之意大得矣君亦豈能撫摩顧復人哉第去其害人者而民死已脫矣害人者人鬼禽獸等居其半人主之心居其半人主不害人則人鬼禽獸亦不害人故老子曰

天下有道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鬼不傷人非其鬼不傷人聖人不傷人夫惟兩不傷故德交歸焉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誅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與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

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  
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  
終身不反悲夫

知去聲樂音洛下同詳音歲又昨律  
反謂責也朝音潮難去聲治去聲比

音婢下同賈音古夫音扶

所好在此所業在此則不可一日無此事無此事  
則不勝其技癢而若無與爲生者矣凌誅凌鑠誅  
語也招世招搖自見於世者爭名於朝故曰與朝  
中民之士庸士也以得官爲榮耳矜難奮患皆好  
奇功者矜難較淺如孟賁烏獲好舉人所不能舉  
之類奮患如欽飛聶政荆軻之類宿者隱而收之

之意枯槁如鮑焦之類法律如申韓之類敬密脩飾容貌貴際貴與人交際以顯其仁義也此同事也尤甚也夸驕夸也勢物之徒樂變有事變則勢張而物售也凡此諸人若偶得用於時皆欲傾動一世而不能無爲者也皆爲時所役而不能與物俱化者也彼亦道與之貌天與之形者形性豈與至人殊哉而乃馳驟欲界之內終其身不反悲夫物於易者與物俱變化之謂至人之事也或問智勇權執之事固能亂世若農夫爾賈等如何亂世曰不見許行並耕市價之說及桑孔之術皆爲世



亂乎奚爲而非邪說

非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  
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  
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  
秉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  
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  
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  
子乎吾道於是乎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  
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  
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

已且若是者邪

中去聲爲上六聲夫音扶改調去聲當去聲

射有的所以前期也非前期凡矢落之處皆可謂之中乎如此天下皆羿矣非公是凡各是之事皆可謂之是乎如此則天下皆堯矣惠子好辯故以爲可莊子曰若此則儒墨楊秉皆是也何必彼四子之非而吾子之是邪或者子亦若魯遽邪遽之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我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欲服之乃曰此何難此但以陽召陽以陰召陰小法耳非吾之所謂道也吾示子以吾道於是爲之調瑟以一瑟置堂中一瑟置室中兩不相

見鼓堂中宮則室中宮應之。鼓堂中角則室中角應之。斯乃五音六律聲同故也。又或堂中改調一弦非宮非商於五音無當也。室中二十五弦皆動以求其緩急之調。音響相應無少差別。不待同堂共室而後能之。以是爲異。不知此亦非異術。總不出於聲律之外。以五音爲君主而已。聲旣相聞何用相見。以同應同是亦以陽召陽以陰召陰之類而已。魯遽以此爲怪而夸其弟子不亦鄙乎。子今務夸以陵物而本無奇於四子也。亦若此類邪。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淮南子引此語作未始異。

於聲而音之君已形已尤較明白蓋此脫二字也  
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排以辭相  
鎖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謫子  
於宋者其命闔也不以完其求鉞鐘也以束縛其求  
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謫闔者  
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離於岑而足以  
造於怨也夫音扶謫音擲投也鉞音刑離去聲

惠子又以四子不能屈已也而自以爲賢莊子以  
隱語答之齊人賣子於宋之闔告其人曰必刑之  
不用完也其忍如此及其求得鉞鐘則束縛甚謹

而惟恐其少壞又何愛也其尋覓亡子又僅在四  
域之內而不復廣求於域外又何忍也事有不情  
而方自以爲是者如此此之謂不知類汝與四子  
各是其無稽之辯亦此類夫且楚人寄而躡關者  
於夜半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夫躡關則孰然一  
亡子也夜半無人之時與舟人鬪其凌而汨之易  
也然而敢與之鬪者無他身未離岸而足以造於  
總耳入其舟中必不敢矣今子之與四子鬪也亦  
據相梁之執以爲莫予侮耳一旦失執雖欲再開  
口其可得乎而子方自謂辯足以服人不亦謬哉

蓋惠子徒取辯口給絕無本原莊子所謂無前期者直中其病世無有道者故易爲雄長耳唐子失亡子也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立墜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

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從去聲郢以井反堊烏路反試爲去聲

堊白土汗郢人鼻端如蠅翼之微而使匠石斲之

匠石亦聽而斲之。運斤如風，盡鑿而鼻不傷。匠石之技誠絕技，而郢人立不失常，不動之至，則可謂有其質矣。不動之質亡，故匠石輟成風之妙手。知言之偶喪，則莊子息濠上之微言，餘子碌碌何足。以發吾之狂言哉。是故寄之赫蹄，以俟後世之知音而已。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絜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曰：

金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甚矣  
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  
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  
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  
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  
也勿已則隰朋可惡音烏屬音燭下人遐嫁反

病病病甚也可不謂云至於大病言不可諱死而  
不言也子儻死吾惡乎托國哉鉤逆皆違拂之意  
上忘而下畔一作好上識而下問一作上忘而下  
不畔今且依此解之當云上下俱忘之而不甚歸



許也。蓋無可喜之迹。故也。皇者脩道。帝者脩德。人不務道德。朋以爲愧。人不若已。朋則哀之。教之。其於國有不聞於家。有不見。故休休有容。而可以得人之心。古諺云。不啞不聾。不作三公。又云。不癡不聾。不作家翁。皆此意也。古之爲大臣者。無智名。無勇功。故班超之戒任尚曰。水清無大魚。我太祖之評劉誠意曰。基峻隘。不可相。李端有糊塗之稱。韓魏公有不辯白黑之號。唐史贊房杜曰。輔贊彌縫。而藏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彼揚已取名。瞭然侯戶曉者。殆房杜之細邪。贊公者。其亦隱乎之流。

矣。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  
於深藪有一狙焉委蛇攫抓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  
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  
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  
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  
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狙音狙恂音舜  
其縛反抓側教反見音現射音石搏音博相去聲趨音促去上聲樂音洛

委蛇自得之狀攫抓便捷之狀見巧以巧自見相  
者助射者執死見執而之死之狙是狙也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頰成子入見曰夫子  
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  
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  
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  
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  
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  
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隱音印見  
音現先去

聲惡音烏夫音扶

尤最也人之所取法也禾當作和一覩我而國人  
三賀之和以得見賢人爲榮而國人三度稱賀也

至人以聲名爲桎梏而不欲人之知之也使人得而知之其於道德淺矣。良賈若虛誰見其藏自鬻者徒自喪耳豈不悲夫。既而忘其悲又忘其所以悲而始有今日。槁木死灰與人日遠矣名曰悲人實自悲也。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

難去聲隊音諱  
孫叔敖宜僚孔

子皆不同時舊註辨之此寓言也

宜僚祭酒舉酒祭地也古之人乎於此言已蓋乞言之義仲尼曰予聞有不言之教予欲無言久矣今爲汝言之夫宜僚弄丸而難解叔敖寢羽而偃兵皆無爲之爲也吾願有喙三尺雖終日言而未嘗言也宜僚居市南因以爲氏白公勝欲作亂殺令尹子西司馬子墓言宜僚勇士也若得敵五百人遣使屈之宜僚正坐弄丸而戲不與使者言使者以劍乘之不懼既不從命亦不言他白公不得宜僚反事不成故曰兩家之難解叔敖楚相甘

寢秉羽者枕羽而甘寢也。喙三尺言長喙也。言無所言則與閉口何異。故曰願有喙三尺。

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知之去聲

一則不可分矣。故雖有德者不能同之。言其不能分不能合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聖人亦存而不辯。辯者安能舉之乎。至於儒墨則務知其所不知而各是其所是。故曰凶矣。涉於有名之境而與忘言忘心者異矣。

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

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所謂不知其誰氏也。

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况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况爲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莫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夫音扶

繼承上來言辯者非人情之所賢也。而况稱大乎。

不可稱大則不可稱德矣。惟大可以稱備天地是也。然何求而能大備哉？惟無求故能大備。無求故無失。無求故無棄。故不以外物而易其真性。取之於性分之中而無窮盡。未嘗不與古道同而亦嘗有因襲之勞。此之謂大人之真也。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歎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歎曰：梱也。爲祥子綦懼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况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



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歟汝何足以識之而相祥邪  
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  
嘗爲牧而祥生於輿未嘗好田而鷄生於突若勿怪  
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  
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  
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搜吾  
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  
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  
幾天與之也吾以是泣也無幾何而使相之於燕盜  
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刑之則易於是刑而

齊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

致音固爲我去聲用

去聲相音闕瞿音具驚視貌索悉各反涕下貌去音  
扶禦音與距也祥音臧北羊也好去聲寔音嬰東北  
隅也樂音洛委蛇音隈移行去聲雞天音雞熾平聲  
刑音月易音異

禦扞拒也人皆求福而綦獨拒福九方歎以世情  
論故謂之不祥而不知至人之所謂不祥正人間  
之所謂祥也祥羊也奧室西南隅鶉鳥名寔室西  
北隅詩曰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鶉兮語意亦  
同言天下未有無故而得者所爲在是而所得在  
是可無怪也今吾與子所爲者方外之事而有食  
肉之相則世俗之報耳此非怪哉殆非吾與子之

罪命實爲之故泣也無何而其子果爲盜所別鬻  
之齊適當渠公貴人之途故與國君同食肉而終  
焉大凡術人以世俗之所欲者爲福所不欲者爲  
禍與道人語不同如貪狼惡名也而翻爲吉文曲  
美名也而翻爲凶又如相家稱山林骨起不過爲  
神仙高僧之相則爲孤苦此並徇時之論吾未知  
其果誰吉而誰凶也余宴坐舟中見微影中雲樹  
帆檣人物歷歷入者上下東西悉皆易位而歎嗟  
夫人之所謂得安知造化不以爲失也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逝堯曰奚謂邪曰夫

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  
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  
其所惡則散愛利出正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  
衆夫仁義之行惟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  
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規也夫堯知賢人之利  
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惟外乎賢者知之矣  
食與平聲夫音扶譽平聲惡烏路反行去聲規倫義  
反

此所謂仁義正煦煦子子如桓文之所假者故曰  
無誠其爲至人之所絕棄固宜也民不難聚略加  
撫摩慰勞之色便可要結世人無識輕仁義者寡

利仁義者多豈不翕然歸心乎但非出於誠吾見  
上下相欺以成此名也且名迹既章而禍兆旋啓  
不免假亂臣賊子以篡弑之具何利之有夫治天  
下者當以天下利天下苟不以天下利天下而任  
一人之獨制以治之譬猶操一刀以割萬物豈不  
齊一而中之所傷者多矣故舉賢尚能而治天下  
乃所以賊天下也惟不尚賢而天下可治矣

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  
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爲足矣而未  
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蟲是也

持齋鬣自以爲廣宮大園全蹄曲嬰乳間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以聖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湯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

暖隨同音萱柔

貌姝音恬妖貌濡音如安也濡音須卷音權婁音絳卷婁音絳也說音悅姝音瑟奎大地隈鳥回反曲隈股間也操七曹反行下孟反虛墟同長丁丈反惡鳥路反此音皮場音羊知去聲

暖姝自喜之意小見之人學一先生之言輒自以爲窮微極玄至足在我而豈知未窺無窮之藩籬蓋醯雞之在覆而跛鼈之居埴也濡需淪胥及溺之意蓋當世功名富貴之徒自以爲開國承家勒鼎彝垂竹帛有泰山之安而不如一日求牽犬於上蔡聽鶴於華亭不可得也此時存爲存時亡爲亡境得爲得境失爲失者也卷婁者拳曲偃僕勞苦之狀也舜三徙成都所至則人隨之如羊肉爲

蟻所緣而不得脫。至老而不少休。何之苦也。蓋世  
用之用與彼爲功。無用之用。內樂無窮。衆人來附  
於衆人。誠利矣。而於吾神爲不和。於吾身爲不利。  
是故真人惡之。真人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  
於天下無甚親者。亦無甚踈者。惟抱德煬和有光。  
而不用其光。事至則順而應之。令天下之爲蟻者。  
見之而棄其知已。則如魚之相忘於江湖而自得。  
其逍遙之趣。如羊之不羶而無可慕之意。何至拳  
曲偃僂而終其身不得安意肆志也哉。冀得其來  
之澤。言望其方來之澤也。童土不毛之地。



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  
變也循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

目司目官耳供耳職心居心位則各有自然之平  
各效因任之用此任天而不以人與之者也

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  
藥也其實望也桔梗也雞雁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  
也何可勝言

望音謹又音觀桔音結梗古孟反雁音雍

得生則失死得死則失生各安其所遇而無容心  
焉如藥無貴賤應病者爲君餘皆爲臣隨時流轉  
豈有執乎望烏頭也雞麻雞頭實也豕零猪零也

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  
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鷓目有所適  
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

脰音幸解佳買反

句音鉤楯純尹反棲音西會音槍楯音雞種音冢鷓音廢

大夫種智能霸越而不能庇其身此亦性長非所  
短性短非所長者歟

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  
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撻也恃源而往  
者也

風日過河皆能損河藉令風日長與河相守而河

流如故謂其無損實見有損謂其有損終無有損  
蓋河有源故也苟爲無本涸可立而待矣只止也  
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  
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  
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其反  
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已竇不亦悲乎故有  
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

長丁丈夫

天生者自然端正故水與土形與影物與物皆相  
守甚審而不移也無待於思爲也有思有爲者未  
有得其正故目於明耳於聰心於殉凡一身之中

能之於其府無不殆者也乘其未殆而圖之猶可  
改焉殆成而圖之不給改矣至於凶禍既長則不  
崇朝而並集矣欲反其初非優游之可得也必緣  
夫改圖之功欲果成其功非欲速之能達也必待  
於持久之力而人方以耀智顯能有思有爲爲已  
實也不亦悲乎故亡國喪家者相望不知問此故  
爾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蹶而後善傳也人  
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  
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

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  
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  
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  
也不知而後知之

曠女展反

足之於地不能盡行必有所不行處人之於道不  
能盡知必有所不知處有不行者而後成其行者  
有不知者而後成其知者故地不可盡曠天不可  
盡知也知天之所謂者知大一也知大陰也知大  
目也知大均也知大方也知大信也知大定也知  
大而後其知爲至矣大一通之無是與非無成與

毀復通爲一也大陰解之天張天張皆屬陰類解  
而去之是謂懸解也大目視之玄覽博觀不滯方  
隅也大均緣之不得已而從起是謂天均也大方  
體之出井蛙之見萬物一體也大信稽之不約之  
信天下咸取質也大定持之一心定而鬼神服吉  
祥止止也無盡之盡與天罔極是心體之本然也  
循環應變以照萬物是心用之自然也無盡之盡  
而非蕩然無樞紐也故曰冥有樞管之者樞也萬  
化從此出矣與物循環而非從我始也故曰始有  
彼始之者彼也我特因而應之耳故其知其解似

有不知不解惟不知不解而後有知有解曠然有覺而非從見解中來皆知天之所謂而已

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頡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摧乎闔不亦

問是已奚惑然爲句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

不惑

頡下結反滑乎八反錯亂也摧音魚揚摧大舉也謂摧略而揚顯之也解佳買反復奇服

承上言不知而後知之故今之問學以求知者不可以有崖亦不可以無崖有崖則蔽不開而惑不解無崖則務其知之所無奈何徒增無明而已惟不以有崖而亦不以無崖則見天下道理見見成

成都在眼前物雖頡滑無常然有大常者存而各  
各實在時雖古今代謝然有不代者存而無可虧  
損此種問學非人之駘蕩而不得漫衍而無家者  
比是不可謂之大發揮大摧核乎學人曷爲不問  
是問是則奚惑焉以吾之不惑解汝之惑而復於  
汝之不惑此不惑原從汝心而得非從我解而有  
是尚大不惑矣何今之以天下惑不知所祈嚮也